学术 ·文化

# 南怀仁《穷理学》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结构 *

尚智丛

[**摘要**] 南怀仁的《穷理学》是明末清初中西会通的集成之作, 但毁失严重。本文通过对南怀仁的“穷理学”概念、《穷理学》一书的编撰背景和编撰方式, 以及现存的《进呈〈穷理学〉书奏》和 14 卷《穷理学》残本的内容等三个方面的分析, 认为《穷理学》包括逻辑学与方法论及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学、测量、力学与机械、生物学与医学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并按照 5 卷为一端的形式共形成 60 卷。该书的显著特点是剔除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自然神论, 并融合中国传统格致知识, 以演绎推理构成全书内容。该书反映了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的总体概况。

[**关键词**]《穷理学》　内容　结构　中西会通　明末清初

[**中图分类号**] K249.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3) - 03 - 0073 - 12

**The Basic Contents and Framework of Ferdinand Verbiest's** Thorough Inquiry into Physics (Qiongli xue)

Ferdinand Verbiest's *Thorough Inquiry into Physics* was a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Unfortunately, only fragments of this work have surviv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organization, editorial style, and extant remnant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book included six major topics: logic, methodology and metaphysics, mathematics, astronomy, measurements, biology and medicine,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sixty volumes (juan). Among the notable features of this work were its abandonment of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Aristotelian philosophy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Chinese natural sciences (gezhi), and its total reliance on deductive reasoning. The book reflects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field of studies, known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as “investigating natural phenomena and their principles”.

《穷理学》60 卷是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 比利时人) 晚年的著作, 于 1683 年 (康熙二十二年) 编撰完成, 并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进呈康熙皇帝, 希望“镂板实行”, 并附有《进呈〈穷理学〉书奏》。康熙下旨:“礼部、翰林院会同详看议奏”。[①]但士大夫的议复对此书不利。康熙只得将书发还南怀仁。[②]《穷理学》因此而未得刊刻。

“穷理学”是明末清初中西会通所成“格物穷理之学”的最后演变阶段。《穷理学》一书则是南怀仁依据其“穷理学”概念, 综合以往所成中西会通著作编撰而成, 全面阐述其“穷理学”的知识形态的著作。同时, 《进呈〈穷理学〉书奏》表明:《穷理学》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入华之前,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贯彻

[**收稿日期**] 2002 - 10 - 15

[**作者简介**] 尚智丛 (1967 —), 男,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讲师, 博士; 北京 100039

"学术传教"方针，与中国学者共同取得的中西会通的集成之作。③因此，对《穷理学》一书的内容和基本结构的考订，就成为了解"穷理学"以及"格物穷理之学"集成形态的关键。百多年来，续有学贯中西之宿学探究此书。但是，此书在完成之后，并未刊刻，抄本在后世流传中散失。现在所见仅有北京大学收藏的 14 卷残抄本。本文的目的是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之上，分析南怀仁"穷理学"概念、《穷理学》一书的编撰背景和编撰方式以及该书残抄本内容，从而推断该书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结构。

## 一、关于《穷理学》的研究情况

最早对《穷理学》展开研究的是欧洲汉学家 Dunyn - Szpot（约 1700）。他提到《穷理学》可能纂集了以往耶稣会士的几部著作的内容。④费赖之（Louis Aloys Pfister，1833 - 1891）曾依据 Dunyn - Szpot 的记述描述此书：

> 帝命怀仁撰哲学进呈，怀仁辑傅泛际之《名理探》，艾儒略、毕方济之《万物真原》、《灵言蠡勺》，利类思之《超性学要》、王丰肃之《斐禄汇答》等书，录其概要，参以己意，都为六十卷，书成进呈，第留中阅览。⑤

1939 年，天津《益世报》曾报道燕京大学图书馆收得残毁旧抄本《穷理学》一部，共两函十六本。后该书移交北京大学图书馆。⑥

后来学者多依据《进呈〈穷理学〉书奏》、费赖之记述及北大残抄本来推测该书的性质与内容。早期研究中，斐化行（Henri Bernaed，1889 - 1975）、徐宗泽和冯承钧（1887 - 1946）有较多探讨。⑦

徐宗泽先生认为：

> 是书系一部论理学（即逻辑学），想译自亚利斯多德哲学之一部分，或即高因盘立大学 Universit éde Coimbre 哲学讲义课本，续译傅泛际、李之藻之《名理探》，而完成之也。⑧

与北大现存《穷理学》残抄本内容相比较，徐宗泽先生所论与《穷理学》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原书并不仅是逻辑学内容。可见他并未亲见该书，只是根据《益世报》的报道来做分析。

冯承钧先生曾讲道：

> 今见有怀仁撰《进呈穷理学》旧抄本，已经残缺不全，计存《理推之总论》五卷、《形性之理推》三卷、《轻重之理推》一卷、《理辩之五公称》五卷，应是此书。惟考狄著《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书目》，有《形性理推》五卷（360 号）、《光向异验理推》一卷（316 号）、《目司图说》一卷（363 号）、《理推各图说》一卷（364 号）、《理辩之引启》二卷（362 号），应皆为是编之子目。皆是编所述形上形下诸学皆备，可谓集当时西学之大成，惟所钞《名理探》凡论及天主诸节，胥予删润，殆进呈之书未敢涉及教理耳。又考《癸巳类稿》卷十四，书《人身图说》后，曾引怀仁是编，谓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于头脑之内。是《穷理学》中或辑有邓玉函、罗雅谷之著述矣。⑨

从以上描述可知，冯先生所见《穷理学》共十四卷，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相同，卷目亦相同。其所见当是此抄本残卷。北大藏本之前附有一份说明，应是冯先生当年读书所留遗墨。冯先生谓其"所述形上形下诸学皆备，可谓集当时西学之大成"，是一较恰当的评价。

近几年，随着对耶稣会在华科学文化活动研究的深入，对《穷理学》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其中突出的成果是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和高华士（Noël Golvers）对《穷理学》一书及历史上相关研究文献的考订工作。高华士搜集整理了相关文献，钟鸣旦与杜鼎克二人对《穷理学》残抄本的内容作了一定的整理和分析，并对其中文和西文文献来源作了多项考订。⑩这些工作为我们分析和推定《穷理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判定其整体情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9 年，张西平撰文介绍了北大所藏《穷理学》残本的版本情况及篇目，并就其中逻辑学部分与《名理探》比较。提出：《理推之总论》讲述"推理"，不同于现刊《名理探》所有之"十伦"和"五公称"内容。该内容原由李之藻、傅泛际译出未刻，南怀仁首次将之刊出。王冰

曾撰文介绍《穷理学》中的一些物理知识。[11]

自本世纪初展开关于《穷理学》的研究，学者们就公认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是对法国耶稣会入华之前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学术交流成果的总结，与当时众多的西学译著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穷理学》到底是一部怎样的集西学之大成的著作呢？目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推测《穷理学》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其一，南怀仁的“穷理学”概念；其二，《穷理学》一书的编撰背景和编撰方式；其三，现存的《进呈〈穷理学〉书奏》和残存的十四卷《穷理学》著作。

## 二、南怀仁的“穷理学”概念

南怀仁的“穷理学”概念来源于徐光启(1562 - 1633)的“格物穷理之学”以及其后李之藻（1565 - 1630）和傅泛际（Francisco Furtado，1589 - 1653，葡萄牙人）的“穷理诸学”概念。

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过程中提出“格物穷理之学”概念。他说：

> 顾惟（利）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辦析，亦能使人无疑。[12]

后来，它对“格物穷理之学”又有多方阐述。综合而言，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主要是自然事物）规律的学问。与他的“格物穷理之学”概念相对应，徐光启给出的格物穷理之学的知识形态，就是度数之学再加上“旁通十事”。其框架如下：数学是基础，之上是天文历法、舆地测量学、气象学、水利工程、音律、军事、会计学、建筑学、机械和工程、医药学等等门类的知识。[13]

1627年（天启七年）起，李之藻与耶稣会士傅泛际合作翻译《名理探》，引入亚里士多德知识论观念，提出“穷理诸学”概念。这一概念继承和发展了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广义而言的“穷理诸学”指亚里士多德哲学。狭义而言，则指亚里士多德划定的理论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逻辑学与方法论、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包括自然神论)。当然，这其中融进了中国传统的格致知识。[14]“穷理诸学”的具体内容如下：1）逻辑学与方法论：关于三段论演绎推理与辩证法；2）自然哲学：包括对无生命物质的研究，以及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灵魂）的研究；3）数学：几何学、算术；4）形而上学：包括知识论、存在论和自然神论。[15]从自然哲学到数学，到形而上学，再到自然神论，理性抽象能力逐步提高。

南怀仁的“穷理学”由《名理探》的“穷理诸学”变化而来。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南怀仁在《进呈〈穷理学〉书奏》中讲道：“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永垂万世。”[16]明确提出“穷理学”概念。他还有“穷理之学”与“穷理总学”的提法：

> 将所载诸书之历理，开穷理之学以发明之，使习历者知其数，并知其理，而后其光发见于外也。
>
> 故从未学历者，必先熟悉穷理之总学。盖历学者穷理学中之一支也。[17]

他还直接采用了《名理探》中的提法——“穷理诸学”:

> 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18]

就广义而言，南怀仁的“穷理学”概念与李之藻和傅泛际的“穷理诸学”概念没有区别，都指亚里士多德哲学；狭义而言，虽然都指亚里士多德划定的理论知识，但二者有一处重要差别。

南怀仁在《穷理学》中给出知识体系的划分。其中依“所向”划分如下表。[19]

这一划分内容引自《名理探》，但南怀仁做出了一处关键性的修改。在《名理探》中，“超性学”包括“因性之陡禄日亚”(默达费西加 Metaphysica，即形而上学）与“超性之陡禄日亚”（陡禄日亚 theologia，即自然神论)。而在此处，南怀仁将后者删除。[20]

《穷理学》中原文如下：

> 超性学，超有形之性者，是因性之陡禄日亚，即默达费西加。其论在于循人明悟所及，以测超形之性。[21]

| | | |
|---|---|---|
| 用艺 | 韫艺 | 辨学：制明悟之用，即理推学（名理学）：包括第亚勒第亚（Dialectica，即辩证法）和络日伽（Logica，即逻辑学） |
| | | 修学：制爱德之用，包括克己（额第加 Ethica，即伦理学）、治家（额各诺靡加 Oeconomica，即经济学）、治世（薄利第加 Politica，即政治学） |
| | 业艺 | 制言语：设话言（Grammar，即语法）、设文法（Rhetoric，即修辞学） |
| | | 制杂用：画乐舞兵之类 |
| 明艺 | 形性学（斐西加 Physica，即物理学）：包括医学（默第际纳 Medicina） | |
| | 审形学（玛得玛第加 Mathematica，即数学） | 纯端：量法（日阿默第亚 Geometria，即几何学）、算法（亚利默第加 Arithmatica，即算术） |
| | | 杂端：视艺（百斯伯第袜 Perspectiva，即美术）、乐艺（幕西加 Musica，即音乐）、星艺（亚斯多落日亚 Astronomia，即天文学） |
| | 超性学（陡禄日亚 Theologia，即神学）：因性之陡禄日亚（默达费西加 Metaphysica，即形而上学） | |

然而在《名理探》中，除了有上文之外，还有：

> 一为超性者，西文专称陡禄日亚，是超性之陡禄日亚。其论乃人之性明所不能及者，出于天主亲示之训，用超性之实义，引人得永福也。[22]

《穷理学》有“知学”和“用学”之分，有“理推学（即逻辑学与方法论）兼有明用二义”之说。如其中讲道：

> 诸学有属用，有属知。务穷物理，不必致用，是谓知学，如因形性学与超形性学是已。穷物理以致诸用，是为用学，如克己治世之学是已。[23]

这些内容也取自《名理探》。[24]

由此可见：狭义而言，南怀仁之“穷理学”与李之藻和傅泛际二人的“穷理诸学”基本一致，区别仅在于前者去除了自然神论。其内容包括：理推学（名理学）、形性学、审形学和超性学等四个方面，也就是是指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理论知识，但不包括自然神论，只有逻辑学与方法论、自然哲学、数学、形而上学部分的知识论和存在论，并以数学和自然哲学为主体。

按照其“穷理学”概念，南怀仁将以往中西会通中著译的关于逻辑学与方法论、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的著作进行重新编撰，并对缺少的内容，依据西文原著加以译补，完成《穷理学》60 卷。该书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知识统一性的特点，以理推之法（即演绎推理）将各方面知识贯穿起来，力求形成一个统一体。

## 三、《穷理学》的编撰背景与编撰方式

南怀仁在《进呈〈穷理学〉书奏》中有言：

> 今我皇上之治历，已为全备，其书则有《永年历表》，有《灵台仪象表》，有《诸历之理指》一百五十余卷。历典光明，可谓及也。然臣犹有请者，非为加历理之内光，惟加历理之外光。将所载诸书之历理，开穷理之学以发明之，使习历者知其数，并知其理，而后其光发见于外也。今习历者惟知其数，而不知其理；其所以不知历理者，缘不知理推之法故耳。夫见在《历指》等书，所论天文历法之理，设不知其推法，则如金宝藏于地脉，而不知开矿之门路矣。若展卷惟泥于法数，而不究法理，如手徒持灯篝，而不用其内之光然。故从未学历者，必先熟悉穷理之总学。盖历学者，穷理学中之一支也。[25]

从上述这段话可知：

1）南怀仁是在自崇祯以来的历法修订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完善历法修订工作、解决遗留问题，而编撰、进呈《穷理学》的。

1629 年（崇祯二年），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 1629 - 1634 年（崇祯七年），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1579 - 1659）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 - 1666，德国人）、罗雅谷（Giacomo Rho，1592 - 1638，意大利人）、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 - 1655，意大利人）、邓玉函（字涵璞，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 - 1630，德国人）等多名耶稣会士，修成《崇祯历书》137 卷，基本上按照徐光启最初的设想，在法原（西方天文、数学理论）、法算（西方天文、数学计算方法）、法数（数学数表和天文数表）、法器（西方天文、数学仪器）、会通（西方天文历法与大统历法的会通）五个方面建立了一套天文历法和数学体系，即所谓新法。[26]此后，李天经、汤若望等还依此准确推算 1642 年（崇祯十五年）节气和 1643 年（崇祯十六年）的日蚀，指出《大统历》在此两个方面的失误。[27]至此，崇祯深知新法精确，决意推行新法。但当时的明王朝深陷内外交困之中，未及推行新法，便已寿终正寝。入清，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整理为《西洋新法算书》（又称《西洋新法历书》），进献顺治皇帝。清廷旋即任命汤若望署理钦天监，并随后擢南怀仁等入历局调用。后又经 1664 - 1669 年间（康熙三年 - 八年）“康熙历狱”的反复，西洋新法战胜传统大统历法与回回历法，在清廷中取得绝对优势。这期间，汤若望去世，南怀仁承其志，准确推算了 1669 年（康熙八年）历法，并与杨光先、吴明烜就此展开辩论。康熙帝命大学士图海同上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不符。图海遂请将 1670 年（康熙九年）历书交于南怀仁推算。钦天监监正马佑上疏驳斥杨光先对西洋新法之非难。康熙帝于是下诏复用西洋新法。[28]此后，再经十几年在法原、法算、法器、法数和会通等方面的建设，历法典籍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且培养了大批中国钦天监监生。但此时，相形之下，另一个问题日益突出了。

2）这个问题就是“习历者惟知其数，而不知其理”。西洋新法主要是借助耶稣会士和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之手建立起来的，一般历局官生只知道依据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和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历理，也就是徐光启所提出的法原。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南怀仁编撰、进呈《穷理学》。

3）南怀仁认为学习历理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掌握“理推之法”，也就是徐光启极为推崇的演绎逻辑。南怀仁曾说：“其所以不知其理，缘不知理推之法故耳。”[29]

4）南怀仁认为学习穷理学是认识历理的基础。历理是宇宙论，是天文学的基本理论。在 17 世纪的西方，它表述于托马斯主义的经院哲学之中。而后者在传入中国之后，则被中西学者们融入格物穷理之学。所以，南怀仁说：“盖历学者，穷理学中之一支也。”掌握理推之法，并以此来学习穷理学，才能学识贯通，真正把握历理。因此，南怀仁强调：“故从未学历者，必先熟悉穷理之总学。”[30]

由上述分析可以肯定：《穷理学》一书是南怀仁精心编撰，提供给钦天监官生学习穷理学使用的。这样一部汇集以往成就、精心编撰的著作，应当能够体现当时穷理学的主体内容并反映其内在逻辑结构。因此，它作为一部穷理学的代表作应是无疑的。[31]

那么，这部著作是如何编撰而成的呢？南怀仁在《进呈〈穷理学〉书奏》中有言：

> 臣钦取来京，至今二十四载，昼夜竭力，以全备理推之法，详察穷理之书，从西字已翻译而未刻者，皆校对而增修之，纂集之；其未经翻译者，则接续而翻译，以加补之，辑集成帙，庶几能备理推之要法矣……兹缮成穷理之书 60 卷，进呈御览，伏乞睿鉴，镂板施行。[32]

由此可见，南怀仁是将以往会通中西而成的格物穷理著作，依据西学原典加以修订增补，纂集而成此 60 卷《穷理学》。这部著作集贯穿如下宗旨：阐述理推之法（即演绎逻辑）本身；阐述理推之法在格物穷理中的应用。因此，这 60 卷《穷理学》并非以往著作的堆砌，而应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重新编辑而成的。这种以演绎推理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追求知识的统一性，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托马斯神哲学的典型特征。

## 四、《穷理学》残抄本分析

现北京大学所藏《穷理学》残抄本十四卷，共二函十六册。其中《轻重之理推》第7卷分为两册，另有《穷理学理推总目（上)》一册。《总目》(下）现未见。这些残卷有明显的火烧痕迹，显然经过后人整理。书封面题有“中和堂”字样，应当是指整理该书的书坊。现残存卷目如下：

《理推之总论》第1-5卷;《理辩五公称》第1-5卷;《形性之理推》第6卷、第8卷、第9卷;《轻重之理推》第7卷。其具体内容如表1。

从这个残存卷目，明显可见：《穷理学》以演绎推理（理推）来阐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知识。《理推之总论》和《理辩五公称》属于理推学（逻辑学与方法论)；《形性之理推》和《轻重之理推》属于形性学（自然哲学)。按照南怀仁“穷理学”概念，还应该有《审形之理推》和《超性之理推》，分别讲述数学和形而上学。费赖之说：“怀仁辑……利类思之《超性学要》、王丰肃之《斐禄汇答》等书，录其概要，参以己意，都为六十卷”[33]，证明《穷理学》中辑有形而上学内容。但是，从表1所列残卷的具体内容来看，知识论在《理辩五公称》卷一中加以讨论；属于存在论的“十范畴”则在《形性之理推》卷六中加以讨论。本来在1582-1683年间介绍到中国来的知识论与存在论内容就不多，且少有专门著作，大部分超性学著作是关于神学的，而“穷理学”主体内容又是数学与自然哲学，因此，南怀仁新译大量这两方面的文字，加入到《穷理学》一书的可能性不大。这样看来，《穷理学》单列《超性之理推》卷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审形之理推》卷应当是有的。数学是当时中西会通的主要内容，形成大批著作。南怀仁选择精要，加入《穷理学》，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按照其“穷理学”概念，他也应当这样做。

《穷理学》各卷内容的叙述方式是16-17世纪欧洲流行的耶稣会学校的叙述方式：Conimbricenses，即“古—解—辨（分为多‘支’)”三段式结构。这种叙述方式首先提出经典命题，然后对之加以解释，之后则跟着一项或多项“驳”和“正”，即相关的讨论。[34]这种理论的表述方式是16-17世纪欧洲托马斯神哲学体系的流行表述形式。这表明：《穷理学》是以16-17世纪欧洲流行的托马斯体系中保留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原本，会通中国格致学说，改造而来的。

分析表1所列《穷理学》残卷内容，可以发现：

**表1 《穷理学》残抄本十四卷的内容与来源**

| 门类 | 卷次 | 内容 | 译本来源 | 底本 |
|---|---|---|---|---|
| 逻辑学与方法论 | 理辩之五公称 | | 傅泛际与李之藻:《名理探》之《五公》 |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J.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Coimbra, 1606) |
| | 卷一 | 哲学起源与知识论 | | |
| | 卷二、三 | 对“宗、类、殊、独、依”五类概念(praedicabilia)的一般讨论 | | |
| | 卷四 | 宗(genus)、类(species) | | |
| | 卷五 | 殊(differentia)、独(proprium)、依(accidens)；五类概念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 | |
| | 理推之总论(命题间的推理) | | 《名理探》未刊印部分 | Analytica Priora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Coimbra, 1606) |
| | 卷一 | 题列(proposotio)、限界(terminus) | | Ibid. cap. 1, quaestio 1-2 |
| | 卷二 | 真题相转(de conversione absolutarum propositionum) | | Ibid. cap. 2, quaestio 1-2 |
| | 卷三 | 何若题相转 | | Ibid. cap. 3, quaetio 1-3 |
| | 卷四 | 形与式云何 | | Ibid. cap. 4,5,6,7, quaestio 1-2 |
| | 卷五 | 论理推由属何若之称谓造成者 | | Ibid. cap. 8-23 的摘要 |

| 门类 | 卷次 | 内容 | 译本来源 | 底本 |
| --- | --- | --- | --- | --- |
| 测量 客体属性测量 工程测量和大地测量) | | **理辩之五公称** | | |
| | 卷六 | ff. 1a - 10a: **通合几何**(combined quantity) (**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一**) | **《名理探》之《十伦》卷三** | Cap. 6 of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
| | | ff. 10b - 15b: **无穷**(infinity) (**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一**) | | III, cap. 5 - 7 of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octo libros Physicorum Aristotelis |
| | | ff. 16a - 27b: **通合之分数**(mathematical infinity) (**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一**) | | Ibid., III, cap. 8 |
| | | ff. 28a - 41b: **居所**(place) (**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一**) | | Ibid., IV, cap. 1 - 5 |
| | | ff. 42a - 45a: **空虚**(vacuity) (**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 | **《名理探》之《十伦》卷五** | Ibid., IV, cap. 6 - 9 |
| | | ff. 45b - 51: **暂久**(time) * (**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一**) | | Ibid., IV, cap. 10 - 14 |
| | | ff. 52 - (57): **动**(movement) (**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一**) | | Ibid., III, cap. 1 - 2 and V, cap. 1 - 4 |
| 测量 客体属性测量 工程测量和大地测量) | | **理辩之五公称** | | |
| | 卷八 | ff. 1a - 2b: **重物经线并分带省力及其所行之道**, 3 **题** | **金尼阁**:《**重学**》; **薛凤祚**:《**历学会通**》 | |
| | | ff. 3a - 8b: **凡齐带齐托重体者各带托若干之理推**, 14 **题** | | |
| | | ff. 9a - 10a: **异色轻重比例之法**; **异色之体轻重比例表**(**金、汞、铅、银、铜、铁、锡、蜂蜜、水和蜡的比重**) | **南怀仁**:《**仪象志**》(1674 **年**, **共** 14 **卷**), **卷二**, ff. 28 - 30a | |
| | | ff. 11b - 15b: **滑车**(pulley)、**轮盘**(gearwheel)、**螺丝**(screw) | **同上**, **卷二**, ff. 41a - 47b | |
| | | ff. 16a - 31b: **弹道学**(ballistics) | **南怀仁著** | |
| | | ff. 32 - 38: **垂线球**(pendulum) | 《**仪象志**》**卷四**, f. 30 **等** | |
| 测量 客体属性测量 工程测量和大地测量) | 卷九 | ff. 1a - 5a: **验气之说** | 《**仪象志**》**卷四**, ff. 2 - 7a | |
| | | ff. 5b - 9a: **测气燥湿之理** | **同上**, ff. 7b - 13 | |
| | | ff. 9b - 11b: **气水等差表**; **气水差全表** | **同上**, ff. 14 - 16 | |
| | | ff. 12a: **推中域云高度之理** | **同上**, ff. 19 | |
| | | ff. 12b - 16b: **空际异色并虹霓珥云诸象之理** | **同上**, ff. 20 - 26 | |
| | | ff. 17a - 23b: **测水平之理** | **同上**, ff. 27 - 29 | |
| | | ff. 24a - 25a: **泉源在河海江湖诸水平上永流之所以然** | **南怀仁著** | |

| 门类 | 卷次 | 内容 | 译本来源 | 底本 |
|---|---|---|---|---|
| 测量（客体属性测量、工程测量和大地测量） | 卷九 | ff. 25b - 27b:江河泛滥之缘由 | 南怀仁著 | |
| | | ff. 28 - 32:江河消长多寡并水流迟速之比例,9题 | 南怀仁著 | |
| | | ff. 33 - 37:江河泛滥之防备,3端 | 南怀仁著 | |
| | | ff. 36 - 49:坤舆之论 * * | 南怀仁:《坤舆图说》(共 2 卷,1672 年) 卷一,ff. 36 - 40, ff. 1 - 5;高一志:《空际格致》(1633 年) | |
| | | ff. 49b - 53a:气行与水行轻重相同之理推 | 南怀仁著 | |
| | | ff. 53b - 55:俗云龙挂之解说(龙卷风) | 高一志:《空际格致》 | |
| 力学与机械 | 《轻重之理推》卷七 * * * | ff. 1a - 14b:轻重之理推,50款 | 王征、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卷一 | |
| | | ff. 15a - 41a:力艺之理推,84款(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盘、藤线) | 同上,卷二 | |

说明: 本表根据杜鼎克、钟鸣旦的论文制作,并依据《穷理学》残抄本订正了其中的个别错误。参见 A. Dudink & N. Standaert,"Ferdinand Verbiest's Qiongli Xue", in Noël Golvers e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pp. 11 - 31.

*残抄本缺失 ff. 47 - 57,但有存目。

* *此项内容头两页页码题为"又三十六张"、"又三十七张"。《穷理学》残抄本的页码都不是原抄手所书写,而是后人所加。而且,此处论题突然由江河泛滥转变坤舆之论。因此,可以肯定是后人在整理残卷时将两卷合定在了一起。参见 A. Dudink & N. Standaert,"Ferdinand Verbiest's Qiongli Xue"。

* * *杜鼎克、钟鸣旦将此卷列于"形性之理推"一目,依据是在该卷的封面上题有"形性之理推卷七"字样。但此字样实际上是后人所加,而非原书所有。杜鼎克、钟鸣旦二人所用为该书的缩微胶卷,因此无法细致地区分笔迹,导致此误。现据原书加以改正。

1) 《穷理学》确实不涉及自然神论内容。《穷理学》中《理推之总论》和《理辩五公称》两部分内容都引自《名理探》,但有所修改。特别是将其中涉及到神、天主的内容作了删除。例如:《名理探》中原有"古云性者,天主所定生化诸物,司所以然之公理也。"《穷理学》则改为"古云性者,物性初所以然,所定生化诸物,司所以然之公理也。"㉟

2) 《穷理学》残抄本中没有卷册单讲数学,且残存卷册中专门讲到数学的部分也相当少,只在《形性之理推》讲述测量(包括客体物理属性的测量、工程测量和大地测量等)时涉及到几何和计算。由此,可以推断《穷理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已散失了。清康熙以来的中国学者对传入的西方数学相当熟悉,很容易将《穷理学》中的数学内容作为独立的部分单列出来。这样在后来的流传中,人们逐渐地就很难了解到这些内容与《穷理学》的关系了。

3) 《穷理学》残抄本中极少有文字讲述天文学,即关于天体的知识,而这一内容无疑属于亚理士多德自然哲学,并且是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最重要、最多的西学知识。天文学也恰是中国学者最为推崇的格物穷理之利器。因此,可以肯定《穷理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散失了。它散失的原因与数学部分的散失原因相近。

又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书目》记载:《穷理学》中有《形性理推》5 卷、《光向异验理推》1 卷、《目司图说》1 卷、《理推各图说》1 卷、《理辩之引启》2 卷。㊱现未见这十卷内容,但从其题目可大致推断其所论内容,可将之并与《穷理学》残抄本,一起来推断《穷理学》主体内容。

## 五、《穷理学》的主体内容、基本结构及其特征

《理推之总论》和《理辩五公称》讲述逻辑学（当时称为“理推学”），皆录自李之藻和傅泛际所译《名理探》。据徐宗泽考证，《名理探》所据原本为葡萄牙克因布拉大学（Université de Conimbre）耶稣会士哲学拉丁文讲义本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lelis Stagiritae Nunc Primum in Germania in lucenediti（《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注解）的 1611 年德国科隆版本（Coloniae Agrippinæ，Apud Bernardvm，1611）。该原本于 1943 年时还收藏于北平西什库图书馆（即北堂图书馆）。原本页边有李之藻和傅泛际二人所记译本卷码，但原本中 Interpretatione（词句论）部分无标记。目前也未见该内容的译文。徐宗泽据此认为，李、傅二人的译本分为五端。每端分为五论，成 5 卷，共 25 卷。首端 5 卷于 1631 年刻印。第二端次论 5 卷也曾刻印。后三端共 15 卷则未曾刻印。但方豪考证认为《名理探》共 30 卷，即 Interpretatione（词句论）部分也译出，为 5 卷。[37]南怀仁在编撰《穷理学》时最注重理推之法，且在编撰中，注重“从西字已翻译而未刻者，皆校对而增修之，纂集之；其未经翻译者则接续而翻译以加补之，辑集成帙，庶几能备理推之要法矣。”所以，《穷理学》中当收入《名理探》全部 30 卷。

以往学者所见仅《名理探》首端《五公称》5 卷和次端《十伦》5 卷。[38]而在《穷理学》残抄本中发现的《理推之总论》5 卷与以上二端内容不同，论推理规则，当属于《名理探》其余三端之一。这进一步说明：南怀仁确实将《名理探》五端共 30 卷全部收入了《穷理学》之中。虽然，在编撰过程中，南怀仁删除了原本中的宗教内容，并作过结构调整，将《十伦》收入《穷理学》之《形性之理推》。但南怀仁在编撰《穷理学》时非常重视逻辑推理内容，由此推测他不会改变原本中 Interpretatione（词句论）、De Syllogismo（证明论，即分析前篇）和 De Demonstrafione（证明论，即分析后篇）三部分的基本结构。《穷理学》中《理推之总论》（De Syllogismo）完整地保留下来，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说，《穷理学》中的逻辑学部分仍然是 25 卷。《理推各图说》1 卷和《理辩之引启》2 卷，从其篇目上课推断均属于逻辑学内容，应属于逻辑学的 25 卷之中。

《形性之理推》关于测量的内容。形指物体形状。性，物体性质。《穷理学》言：“古云性者，物性初所以然，所定生化诸物，司所以然之公理也。”[39]考狄所记《形性之理推》5 卷，笔者未曾亲见，不能判定是否与残抄本之内容完全重合，但可以判定《形性之理推》至少有 9 卷。《轻重之理推》关于力学与机械，至少有 7 卷。《光向异验理推》关于光的物理属性，应归类于形性之理推，即客体物理属性的测量。《目司图说》关于生物学与医学。冯承钧考证：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卷十四，书《人身图说》后，曾引怀仁《穷理学》，谓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于头脑之内。又如前所述，明珠等士大夫议奏中也讲道：《穷理学》有言知识记忆在头脑。由此可以断定，《穷理学》中辑有邓玉函、罗雅谷所著医学内容。[40]

现存有：邓玉函译、毕拱辰润定的《泰西人身说概》2 卷；罗雅谷、邓玉函和龙华民三人合译的《人身图说》1 卷及《人身图说五脏躯壳图形》1 卷。[41]《泰西人身说概》卷下有“目司”一节，讲述眼睛的功能与结构。推测《穷理学》中《目司图说》即引述于此。此外，《泰西人身说概》中还有《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等五节，讲述耳、鼻、舌的感觉和周身皮肤的触觉。《穷理学》既然引述了《目司》，也一定引述这些内容。

《泰西人身说概》卷下还有《总觉司》一节，讲述脑的功能和结构，说明人脑是记忆之司。该节之下附录《利西太记法五则》，也讲到脑的记忆功能。《穷理学》讲到“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于头脑之内”。其来源或是《泰西人身说概》或是利玛窦的《西国记法》。《穷理学》引述前者的可能性极大。南怀仁可能将《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和《人身图说五脏躯壳图形》的内容均编入了《穷理学》。这其中就包括《目司》和《总觉司》的

内容。由此可以推断，《穷理学》中关于生物和医学的部分至少有 4 卷。也可能更多，因为南怀仁可能在编撰时重新分卷。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推断《穷理学》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结构如表 2。由之，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形成的格物穷理之学的集成形态 ——穷理学。《穷理学》表现出如下四个特征：1）力求再现亚里士多德理论知识的整体结构，以演绎推理贯穿整个知识体系。2）强调演绎推理在形成和阐述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对演绎推理作了详细分析。3）删除自然神论，对知识论、存在论的论述文字有限。这是《穷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知识原貌的较大差别。4）以关于自然的知识（自然哲学和数学）为主体，在整体上表现出偏重事物现象认识的特点，体现出“艺用”倾向。这是受程朱格致学说“即物穷理”认识倾向影响的结果，成为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知识的一项显著区别。

**表 2 《穷理学》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结构**

| 内容 | 现存 | 小计 | 至少有或应有 | 备注 |
|---|---|---|---|---|
| 逻辑学与方法论、形而上学 | 《理推之总论》第 1 - 5 卷；《理辩五公称》第 1 - 5 卷；《理推各图说》1 卷；《理辩之引启》2 卷； | 13 卷 | 25 卷(“十范畴”内容收入《形性之理推》) | 60 卷中其他 14 卷的具体内容无法得知，但可以肯定不出于下述五个方面：测量、力学与机械、生物学与医学、数学、天文。其中应有多卷是关于数学和天文的。残抄本中有《理推之总论》5 卷、《理辩五公称》5 卷，表明《穷理学》沿袭了《名理探》“五卷为一端”的编辑方式。这样，关于数学和天文的内容各有 5 卷，共 10 卷，剩余未明的 4 卷中，3 卷关于力学与机械，1 卷关于生物学与医学。全书下来恰好是 60 卷。 |
| 数学 | | 0 卷 | 无法确定 | |
| 天文(天体知识) | | 0 卷 | 无法确定 | |
| 测量 | 《形性之理推》第 6、8、9 卷，另考狄记载 5 卷《光向异验理推》1 卷 | 9 卷(现存 3 卷与考狄记载的 5 卷可能有重复) | 10 卷 | |
| 力学与机械 | 《轻重之理推》第 7 卷 | 1 卷 | 7 卷 | |
| 生物学与医学 | 《目司图说》1 卷 | 1 卷 | 4 卷 | |
| 合计 | | 24 卷 | 46 卷 | |

* 本文是由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末清初(1582 - 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北京大学，2002 年 6 月)的一部分修改而成。The author thanks for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China - Portugal Center for History of Sciences.

①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书奏》，徐宗泽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 190 页。

②《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1683 年 12 月 31 日)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康熙起居注》(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 1104 页。关于《穷理学》未能刊行的深层原因，史籍没有文字陈述。可以做一种推测：该书全面阐述穷理学知识，强调知识系统性，以演绎推理构造知识体系。这与中国传统格致学有巨大差别。没有参与格物穷理之学的中国学者很难理解这样一种知识体系的意义与价值。当他们从传统格致学角度来看这部著作的时候，当然认为是荒谬的。这就如同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来看哥白尼日心说一样。康熙本人参与了格物穷理之学的学术活动，但他对中西学术历来有源流之分、体用之别。他以中国学术为源、为本、为体，认为西方学术不过是末流、枝叶，是雕虫小技的“艺用”。所以，当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蓝本，会通中西而成之《穷理学》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毫不迟疑地认为“悖谬不通”。参见：江晓源《试论清代的“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Vol. 7(1988)，No. 2，第 101 - 108 页。

③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于 1688 年 2 月 7 日到达北京。他们的科学观念与以南怀仁为代表的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发展的科学传统有很大差别。参见：Catherine Jami，“The French Mission and Ferdinand Verbiest's Scientific Legacy”, in John W. Witek ed.，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 Jesuit Missionary，Scientist，Engineer and Diplomat，Nettetal：Steyler Verlag 1994，pp. 531 - 542.

④关于 Dunyn - Szpot 对《穷理学》的描述，参见：Noël Golvers，“Verbiest's Introduction of Aristoteles Latinus (Coimbra) in China：New Western Evidence”, in

Noël Golvers e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3 - 44.

⑤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356页。

⑥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购抄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库,为两函十六本十四卷。参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0 - 191页。

⑦Henri Bernard,"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Monumenta Serica 10 (1945), p. 381, no. 533.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南怀仁"条。其原书没有讲到《穷理学》中文名称,而是题为"Cours de Philosophie"。冯承钧在翻译时考证并补入。

⑧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3页。

⑨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第356页,注①。参见:Henry Cordier, L'Imprimerie Sino - Europee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lié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XVIIe et au XVIII siécle, Paris: Leroux, 1901.

⑩Noël Golvers,"Verbiest's Introduction of Aristoteles Latinus (Coimbra) in China: New Western Evidence", in Noël Golvers e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pp. 33 - 53. A. Dudink & N. Standaert,"Ferdinand Verbiest's Qiongli Xue", in Noël Golvers e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pp. 11 - 31.

⑪张西平:《〈穷理学〉——南怀仁最重要的著作》,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第382 - 393页。王冰:《南怀仁介绍的温度计和湿度计试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5卷第1期,第76 - 83页。

⑫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王重民编著《徐光启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4 - 75页。

⑬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有显著不同。它强调格物穷理之学中的各类知识是以相同的认识方法建立起来的。这些方法就是:从客观事物本身出发来认识它;以演绎推理形成知识,力求发现事物自身所有的数量关系。相对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经验性、无条理状况,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现象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的体系,确实使中国古代科学向前跃进了一段。格物穷理之学运用数学的演绎推理来认识事物,就这一点上而言,它具有近代科学的特征。当然,格物穷理之学对数学的演绎推理的运用还不彻底、不完善,但毕竟开始了这样的尝试。

⑭"穷理诸学"概念直接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无论就广义还是狭义而言,它都继承了知识统一性这一特点。虽然在《名理探》翻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学者并没有翻译或写出一部全面反映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作,但这种知识统一性的观念以及对它的追求无疑是存在的。无论在广度与强度上,"穷理诸学"所表达的知识统一性的追求都强于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仅仅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将数学与度数旁通十事统一起来;而"穷理诸学"在狭义上要求将全部理论知识统一起来,在广义上则要求将伦理道德知识也统一进来。更为重要的是"穷理诸学"内涵了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预设,即自然是有规律的、整一的。

⑮知识论研究知识的形成与结构;存在论研究实体。亚里士多德曾将实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面上的实体;第二类是天体;第三类是神。实体由质料和形式构成,并向着完善的目的运动,故而被动的质料或潜在越来越少,能动的形式或现实性越来越多。最高的实体是实现了一切潜在的不动的推动者、没有任何质料的纯形式、脱离了一切感情特征的纯思想。这就是"神"的意义。第一哲学以"神"为最高的对象,因此也是神学,称为自然神论,是以自然理性认识神学道理,如上帝存在和某些属性。存在论只研究第一、第二类实体。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31 - 35页、第366页。

⑯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书奏》,徐宗泽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1页。

⑰⑰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书奏》,徐宗泽编《明清见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1 - 192页。

⑱南怀仁:《穷理学》抄本,"理辩之五公称"卷一,"爱知学原始"。

⑲原文字叙述见南怀仁:《穷理学》之《理辩之五公称》卷一"诸艺之析",第6b - 9a页。参见:Nicolas Standaert,"The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Late Ming China", in Jan A. M. De Meyer and Peter M. Engelfriet ed., Lined Faiths: 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ur of Kristofer Schipper, Brill 2000, pp. 290 - 291.

⑳自然神论与教理神学是神学的两大部份。明末清初开始中西学术交流之时,因耶稣会传教士推行"学术传教",中国学者最早由自然神论而接触到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自然哲学和数学等内容。在不了解亚里士多德知识论观念的情况下,徐光启直觉地将二者区分,有"修身事天之学"与"格物穷理之学"的说法。李之藻和傅泛际有意引入亚里士多德知识论观念,但不能明确认识二者之不同,而南怀仁则明确认识到二者的不同,将自然神论明确划入"天学",从

而将之由“穷理学”中删除。

㉑南怀仁：《穷理学》之《理辩之五公称》卷一“诸艺之析”，第 9a 页。

㉒李之藻、傅泛际：《名理探》，北京：三联书店，1959，第 12 页。

㉓南怀仁：《穷理学》之《理辩之五公称》卷一“理推学兼有明用二义”，第 13b 页。

㉔参见李之藻、傅泛际：《名理探》，第 20 页。

㉖《四库全书·子部·西洋新法算书·缘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卷 788，第 5 - 6 页、第 14 页、第 12 页。又见钱宝琮：《春秋至明末历代改历考》，载《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㉗《明史》，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543 页。

㉘［清］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六“象纬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影印本，第 7157 - 7158 页。

㉙㉚㉜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书奏》，徐宗泽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 192 页。

㉛李培德（Ulrich Libbrecht）认为：“南怀仁的若干著作只是对其先驱者旧著的简单抄袭。例如，他所有的地理学著作（除了他的世界地图外），都抄自艾儒略（Giulio Aleni）的旧作；他的哲学著作——只呈献给皇帝，从未印行——是旧论文的汇编。但是，他的某些著作无疑是原创的。”参见：李培德：《对南怀仁科学工作的总评价》，魏若望（John W. Witek）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 - 168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 49 - 50 页。李培德所言“哲学著作”就是指《穷理学》。该书虽然缺少原创性内容，但对于总结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成就却是重要的。李培德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㉝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第 356 页。

㉞参见：A. Dudink & N. Standaert, “Ferdinand Verbiest's Qiongli Xue”, in Noël Golvers e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p. 21.

㉟傅泛际、李之藻：《名理探》，第 8 页。南怀仁：《穷理学》之《理辩之五公称》卷一，第 3a 页。

㊱M. Henry Cordier, “Limprimerie Sino - Europee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Limprimerie Sino - Europeene en Chine Parles Europeens au XVII et All XV Siecle, Paris: Leroux, 1901. 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第 356 页注①。冯承钧在整理燕京大学所藏《穷理学》残卷时所作笔录中（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到：这十卷可能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但据杜鼎克调查：这些残卷并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不能确定考狄所记载的文献来于何处。(该调查结果由詹嘉玲和杜鼎克给笔者个人的信件提供。)

㊲徐宗泽：《名理探·跋》，《名理探》，第 380 - 381 页。徐宗泽在《跋》中又说：“至第三四五端（原文作“论”——引者）十五卷，似已译华文。证据有三：一、《名理探》刻本前，有‘名理探一学，统有五端，大论次论有五卷。’目录末又有‘第三四五端之论待后刻’之语，与首论五卷同一论调。二、李子据译之拉丁文高因盘利（今译为“克拉布因”—引者）大学原本，现藏在北京西什库图书馆，书边上，译者标有记号。分为二十五卷。三、鲁德昭（即曾德昭——引者）一六四一年曾用葡文著有中国史，书末附李之藻传。传中有曰：‘李子译有高因盘利大学亚利斯多德之哲学书，有二十卷待刻’云。”方豪与惠泽霖等又说《名理探》不止二十五卷，应有三十卷。1639 年（崇祯十二年）李之藻子李次彬为《名理探》所作序言中明确讲道：“其为书也，计三十卷”。参见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第 125 - 129 页。

㊳《名理探》首端《五公称》5 卷和次端《十伦》5 卷，明末既有刻本。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院藏有首端 5 卷，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秋）又由伯希和（Pelliot）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次端 5 卷寄给徐宗泽。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春），徐宗泽在北平西什库天主堂（即北堂图书馆）发现此二端全部 10 卷。1935 年，王云五将此 10 卷结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现所见《名理探》均为该版本的影印版或翻印版。参见徐宗泽：《名理探·跋》，第 380 - 381 页。

㊴南怀仁：《穷理学》之《理辩之五公称》卷一，第 3a 页。

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第 356 页，注①。

㊶邓玉函译述、毕拱辰润定：《泰西人身说概》2 卷；罗雅谷、邓玉函和龙华民合译：《人身图说》1 卷及《人身图说五脏躯壳图形》1 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